

## 第八十五章 拚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高達眼瞳微縮。盯著身前的太監，為皇族暗中進行護衛工作多年，他當然認識麵前的內廷高手，一時間想到。莫非姚太監也來到了達州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雖然就算姚太監親自來此，他也不怎麼懼怕。但是可以知曉宮裏肯定是提前查知了自己的下落，自己即將面臨的困難，想必十分可怕。

那位公公輕輕咳了兩聲，從懷中取出布巾擦去了唇角的血水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姚公公沒有來。這是朝廷的事情，我現在是隨賀大學士做事。”

高達看了他一眼。警惕地退後了半步。眼光在四周掃了一眼。手中把啞娘子地手抓的更緊了一些，聽到這位太監的話，他才知曉。原來朝廷裏有人一直不相信自己已經死了，而且一直在暗中查著這件事情。

又有兩名太監從城門旁地陰影裏走了出來。

高達盯著為首的那名公公，說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對手。”

三位內廷高手沉默著。尤其是最頭前那位，此時的心情也異常複雜。他們此次跟隨刑部十三衙門的好手前來達州附近辦事。隱約也知曉。賀大學士是在清查三年前大東山事地遺漏，但是這位公公實在是沒有想到，居然最後會真的查出來了高達這名虎衛。

四周地刑部官員已經圍攏了過來。除了那些傷在高達刀下的人，足足還有數十人，看此時地情形。高達便是長了翅膀也飛不出去了。

公公又咳了兩聲，先前和高達對掌之時，內勁反衝，他已經受了傷。此時投往高達處地眼神便自然帶了兩份忌憚和佩服。

“沒有想到你真的活著。更沒有想到。這些年你一直沒有落下。”這名公公地眼神有些渾濁，卻帶著一股戾寒。“既然今天運氣好撞到你，你就不要想著再走了。”

就像是變臉一樣。這位公公的神色頓時變得陰寒冷酷起來，高達卻早已習慣了內廷做事的手段。隻是靜靜地看著他，開口說道：“要留下我。隻怕你們要付出極大地代價。”

“我們不怕付出代價。”那名公公看了他身邊地漂亮娘子一眼。怪異笑道：“隻是你將付出的代價。或許是你承受不了地。”

“投降吧。你知道自己是沒有生路了，何必還拖累旁人？”這名公公柔和地說道。

此時夕陽已然下山，徒留一抹無奈暮色。籠罩著城門。昏昏沉沉，令人昏昏沉沉。

高達的眼中閃過一抹掙紮，一抹悲哀。沉默半晌後。幽幽說道：“如果被你們抓住，我沒有活路。難道她就有活路？”

公公低頭半晌後說道：“成年人自然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。至於你胸前的孩子是死是活，這就隻有宮裏能決定了。”

“那我為什麼不拚？”

“因為你們不必現在就死，可以多活幾天，關於這個孩子，或許那位年輕的大人知曉此事後，願意替你保下來。”公公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。

年輕地大人？高達的眼眸裏閃過一絲惘然，如果小範大人知道自己還活在這個世界上。此時在達州地城門處被人包圍，知道自己的懷裏有個孩子，會怎樣做？自己犯的是欺君之罪，當然沒有幸免的道理，可是懷中這孩子，小範大人應該能保下來吧？

四周刑部地官員們都保持著沉默，但他們投向那個刀客地眼神都帶著一絲恐懼，先前城門一戰，不過數息時間。已有六位同僚慘死於那片刀光之下。

他們知道這個攜秦抱子的刀客，就是傳說中的虎衛。傳說中在大東山上已經和四顧劍拚幹淨了地虎衛。

已經將對方包圍了。為什麼不馬上衝上去，將其亂刀分屍？所有人地心裏都因為不安而產生了這種衝動，隻是他們知道賀大學士此次暗中查案，最終地倚靠還是在這三位內廷高手地身上。對方沒有發話動手，自己這些人還是保持安靜地好。

或許是見高達一直在掙紮。一直在猶豫。那名內廷高手地臉色漸漸沉了下來。厲聲喝道：“你本是皇家虎衛。大東山上臨陣逃脫，棄君於不顧，視同叛國！再不跪下。莫非是想繼續造反？”

高達地臉色變律慘白了起來。大東山上四顧劍天飛一劍襲來。長長登天石階之下同伴們地肢體橫飛，鮮血在山石間流淌著，這一幕幕地景象又重新浮現在他地眼前。

他是虎衛統領。是百餘名虎衛當中地佼佼者。自少年時。一直被灌輸地是忠君愛國，不惜身死，也要替陛下賣命的理念，然而高達跟隨了範閑整整三年地時間。眼界漸漸開闊，最關鍵地是。他的性情，他的人生觀念也被範閑影響了太多。

範閑其人一向溫柔，然而平日裏地小細節。言語裏的小味道。卻足以影響自己身邊太多人。

所以高達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臨陣脫逃的虎衛。

內廷高手提及大東山之事，便是想弱其戰意。然而高達臉上的慘白之色並沒有維持太久。便漸漸回復正常，他帶著一股冷意瞪著對方，說道：“棄君？”

棄君？下決心逃離大東山之時。高達的心裏不是沒有掙紮。然而這三年在慶國民間地流浪，那時午夜夢回的思考，以及聽到地一些小道消息。讓他對當年之事，不知進行了多少次思考。

他地聲音尖銳冷漠起來，就像是一把刀。怒道：“到底是我棄陛下。還是陛下棄我？”

“大東山上，百名虎衛盡數喪於敵手。為的卻隻是消耗四顧劍的殺意！”高達憤怒了起來，聲音大了起來。雙目圓睜，怒不可遏，“我是虎衛。我願以性命護陛下安危，但卻不願意因為這些狗屎一樣地原因送死。”

“即便死。我也要死地明明白白！”

高達地手緩緩握緊了刀柄。將啞娘子往自己的身後拉了拉，瞪著那名內廷高手。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隻是不想像那些同伴一些死的窩囊，死地糊塗，有什麼錯！”

內廷高手的聲音尖銳了起來。顫抖了起來，似乎沒有想到在達州的城門處，竟然聽到這名虎衛說出如此大逆不道地話。他憤怒地尖聲罵道：“君要臣死。臣不得不死！你身為虎衛，竟說出如此大逆不道地話。真真是不可救藥！”

“大逆不道的事情我都做過了。更何況說一說。”高達此時忽然覺得渾身輕鬆，他終於將對陛下的怨氣一吐而光。是地。虎衛隻是皇家養著地死士打手。但是高達卻已經是個獨立自主地人，他不想渾渾噩噩地活。渾渾噩噩地死！

高達用布條緊緊地把啞娘子綁在自己地背後，雙手用力地緊了緊線條，在他做這些動作地時候，城門處沒有一個人動手，都緊張地等著內廷高手的發話。

“今日你若再行抗旨。難道不想想小範大人會被你拖累？”內廷高手地雙手緩緩顫抖。正是蓄氣，在此時卻忽然開口說了一句話，直刺高達內心。

高達冷笑一聲。說道：“範閑又是什麼東西？拖累便拖累，這天家裏哪有好人？”

內廷高手臉色微變，似乎是沒有想到高達居然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，難道對方對於小範大人都沒有任何情義了？

事情地真相當然不是這樣。當這名內廷高手說出不是奉姚太監之命。於天下索捕自己。高達便知道這件事情有些蹊蹺。而當聽到賀大學士的名字後。高達第一時間知曉了對方想做些什麼。準確來說，是那位賀大學士想做些什麼。

不論是朝堂之上。還是慶國民間。誰都知道如今地慶國朝廷上，小範大人一直在全力打壓賀大學士，而賀大學士仗著聖眷，也在拚命地與小範大人抗街，兩方勢力勢如水火，隻是一直在陛下地壓製下，沒有爆發的機會。

而且高達清楚。以小範大人地能力與實力，區區賀宗緯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擊敗小範大人的方法。

因為小範大人渾身上下竟似是沒有一個漏洞。

而出乎所有人意料。從大東山上逃下來，活了下來地自己，毫無疑問就是範閑的一個漏洞。

賀宗緯隻是想抓到高達，或者是王啟年，卻不希望這兩個人死去。隻要他抓住了高達，也就等若是抓住了範閑的一根尾巴！雖然範閑自己現在並不知道自己有一根尾巴。

高達把娘子地身體往上托了托，眼眸裏地殺意愈來愈濃，他盯著那名內廷高手。一語不發，如果自己被朝廷活捉。被賀宗緯用來對付小範大人，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？

高達跟隨範閑太久。太了解範閑這個人，小範大人看似冷酷無情，其實卻是極為護短之人。

這種護短與陳老院長不同，範閑對於身邊親近地人。都會投注於最真實地關切，如果朝廷抓住了自己。隻怕小範大人真地會不惜冒在忌諱也要救自己出去。

而高達不願意小範大人為了自己陷入危險地境地中。所以他決定死戰不降。寧肯死在達州地城門前，也不束手就擒。更不願意為了自己多活幾天。而拖累了他。

隻是委屈了身後地娘子，身前地孩子。

高達地眼中閃過一絲絕望，一絲深深地內疚。握刀在手。暴喝一聲。向著正前方衝了過去！

人是殺之不盡的。刀總有斷的那一刻。一個人怎樣和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？高達雖然強悍，但他畢竟不是大宗師。在慶國朝廷的強力圍捕之下，他能夠支撐到入夜地時候。已經顯得格外恐怖。

渾身浴血，疲憊不堪。然而卻隻是衝出了達州城三裏地，那些圍捕他地刑部高手和軍士們很聰明地保持著距離。隻是分批前來衝殺。而沒有讓局面混亂到讓高達有任何趁亂突圍地機會。

四周都是火把，遍布官道四周。看著比天上的繁星更要明亮。

那名內廷高手冷漠地看著眼前官道上地追殺，判斷著高達何時會力盡而仆。眉頭微微皺了皺。說道：“讓孩兒們安心一些。不要盡往他背上那個女人下手。”

一名刑部官員微感驚愕。回頭看了他一眼。請示道：“公公，這是為何？”

在這些官員看來，虎衛高達雖然比眾人想像地更加強大。但是他地懷裏有孩子。身後背了個女人。隻要刀鋒向那些地方去，他總會有所忌憚，受傷也會更多一些。

內廷高手緩步向著戰團中央走去，一路走。一路咳嗽。眯著眼睛說道：“真要是失手把那個女人殺死了，高達一旦發瘋。怎麼活捉？那個女人隻要活著。對於高達來說，就像山一樣重，他想自殺，都要多想些時間。”

直至此時。這位內廷高手依然想把高達活捉。畢竟這是賀大學士要求了無數次的事情，如果高達死了。怎麼去要脅範閑？賀宗緯還盼望著借高達此人。挑撥範閑與陛下之間地關係。這一點內廷高手就猜不到了。

高達不知道殺了多少人，狀若瘋虎，渾身是血。三名內廷高手已經有兩名重傷於他的重手之下。而刑部的官員也有許多死在了他的刀下。隻是他的刀漸漸裂開了口子。他體內地真氣也到了快要衰竭的地步。

所有人都看出來。這名凶悍地朝廷欽犯在朝廷付出了幾十條人命之後。終於快要不支倒地。眾人心裏都鬆了一口氣。刑部特製的麻藥也開始抹上刀刃，準備進行最後地收網工作。

便在此時，官道那頭行來了一列黑色的車隊，這列車隊很古怪。幽幽暗暗如冥間來人，車隊極長。竟似看不到盡頭。

高達一刀斬斷右邊一位十三衛高手地右臂，忽覺左膝一軟，知道到了油盡燈枯地時節，不甘心地狂嚎一聲。向著那列車隊衝了過去。

後方追緝的官員們並不緊張。也不怎麼擔心那列車隊會不會遭受什麼樣地池魚之災。依然不緊不慢地靠了過去。

黑色的車隊裏，正在窗簾旁邊與裏麵地老人家說話地那名監察院官員。此時看見了滿城\*\*\*，看見了一個血人。他地眼神複雜了起來。

直到那個血人跑到了近處，這名監察院官員才看清楚，這個血人其實是三個人。

監察院官員飄了過去，就在血人摔倒在地那剎那接住了他，眉頭一挑，沙著聲音，微抑激動說道：“高達。你小子居然娶老婆了。”

高達地手中刀插在地上。正準備製住此人以為人質。忽然聽到這句笑話，抬頭一看，卻看見了一個陌生地人。

陌生地人身上穿著熟悉的官服，高達地心裏一鬆，摔倒在那人的懷裏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